賈寶玉的精神分析



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曉之花，鬢若刀裁，眉如墨畫，鼻如懸膽，睛若秋波。雖怒時而似笑，即瞋視而有情。唇若施脂，轉盼多情，語言若笑。天然一段風韻，全在眉梢；平生萬種情思，悉堆眼角。

這是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，只憑這一段描述即把賈寶玉雕塑成一個完美的形象，深據在萬千紅樓夢讀者的心中，以至於忽略了他內在的心靈活動和精神狀態，更不會警覺到他的變態心理，即令頗具眞知灼見如同王國維者亦不能免俗，王國維曾說賈寶玉是耶蘇，他肩負著愛情的十字架。事實上，賈寶玉是不懂得什麼叫愛情的，他對女人的感情只不過是外在環境促成的畸形心理下的產物。

賈寶玉不具男人應有的陽剛，反而蓄涵女性的陰柔，竟博得衆多讀者的心儀，足見國民心態之柔弱；中國國勢自有清一代迄今一蹶不振，正忠實地反映出這種衰頹的國民心態。以文學觀點審視之，不可否認地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，但它所遺留的影響，則是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當初所始料不及的。本文的目的即是對賈寶玉作重新評估，期使對他有一番新的認識。

個體之人格（Personality）是依序漸進的方式，作質與量之變化，而達到成熟目的。其發展過程順著層層階段，一絲不亂，而在每一階段中，各有其特殊的工作與目標。若在某一階段，發展受到阻礙，則會出現精神疾患。賈寶玉的人格發展障礙導致的結果爲(1)心理性別未確定(2)性心理異常。

心理性別未確定

以生理而言，人在出生時男女性別即已確定，但是，心理上的性別，卻需逐步建立。賈寶玉的「心理性別」未確定可由下列例子顯示出：

(1)紅樓夢第十九回敍述襲人的母兄要贖她回去，賈寶玉知道了以後淚痕滿面哭得很傷心。襲人說：「這有什麼好傷心的？你如果留我，我自然不肯出去。」寶玉聽了說道：「妳說說，我要怎麼留妳。」襲人便要寶玉依她三件事，其中一件便是：再不許寶玉弄花兒，弄粉兒偷著吃人家嘴上擦的胭脂和那個愛紅的毛病兒。第二十四回裡，賈寶玉毛病復發，看見丫頭鴛鴦低著頭針線，便把臉湊在她脖項上聞那香氣，不住用手摩挲，猴上身去，涎著臉笑道：「好姐姐，把妳

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。第二十回賈寶玉聽麝月說頭上癢癢的，便拿了篦子替她篦頭。賈寶玉一天到晚就在丫頭群裡鬧，儘作些女孩子家的事。

(2)賈寶玉稍受點刺激卽淚流滿面，襲人母兄要贖她回去，他就哭得很傷心。有一回，他和丫頭晴雯吵架，最後也是滴淚不停。在年紀已不小時，林黛玉深知男女要避嫌，因此咐咐紫娟（黛玉的丫環）不要和賈寶玉說笑，賈寶玉知道後，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，不覺滴下淚來。又每想到黛玉、寶釵、香菱、襲人等終歸無可覓，自己將來不知何在，何往，將來此大觀園又不知當屬誰？因而悲慟異常。凡此種種外界刺激卽流淚，一點也沒有男性的氣度，卻十足地表現了女性的懦柔。

(3)賈寶玉平常最討厭勇男蠢婦，懶得和士大夫諸男人接談，又最厭惡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（紅樓夢第三十六回），但是卻喜歡穿蝴蝶落花鞋，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，愛聽春風秋月，粉淡脂紅之事，不想自己是男人，毫無男人氣概。（第二十回）

由以上事實可窺知賈寶玉在青春期「心理性別」未確定，人格發展不健全。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列述如下：

（甲）幼時仿同作用（identification）缺失：賈寶玉週歲時，他父親賈政試他將來的志向，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，誰知賈寶玉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一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。因此賈政便不喜歡，說賈寶玉將來只不過酒色之徒罷了，因此便不甚愛惜（紅樓夢第二回），由此可知賈寶玉和他父親關係之疏遠隔離。及至上學時，賈寶玉仍好玩，因此賈政更不喜歡他，有一天賈政正在書房中和清客相公們說閒話兒，忽見寶玉進來請安，回說上學去。賈政冷笑道：「你要再提『上學』兩個字，連我也羞死了！依我的話，你意玩你的去是正經。看仔細站骯髒了我這個地，靠骯髒了我這個門！」（紅樓夢第九回），由此足證賈寶玉與賈政並無親密的父子關係。從「心一性發展」（Psycho-- sexual development）的立場來看，精神分析把人格發展中的幼兒期分爲口慾期（Oral stage）、肛門期（Anal stage）、性蕾期（Phalic stage）。在性蕾期時，人開始注意到兩性之差別，對異性父母抱有好感，且有排斥同性父母之傾向，而有所謂「伊底帕斯癥結」（OEdipus Complex）之形成。之後，男孩轉而模仿父親，女孩仿效母親，經由仿同作用（identification）學習如何作一個男人或女人。賈寶玉在此期，因父子關係惡劣，而無法正常地解決其伊底帕斯問題，所以未能學習如何作一個男人，導致「心理性別」不明。

（乙）幼時在姐妹叢中長大，因而「心理性別」無法循正常途逕發展。紅樓夢第二十回敍述：賈寶玉自幼在姐妹叢中長大，親姐妹有元春、迎春，堂姐妹有迎春、惜春，親戚中又有史湘雲、林黛玉、薛寶釵等人，丫環中有襲人、晴雯等，因此他料定天地間靈叔之氣只鍾於女子，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。所以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，可有可無。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，是聖人遺訓，不敢違忤，所以弟兄間亦不過盡其大概就罷了，並不想自己是男子，須要爲子弟之表率。

性心理異常

秦鐘是秦邦業的獨子，秦可卿的弟弟。他長得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舉止風流，生性怯怯羞羞，有些女孩兒之態。賈寶玉一見他，心中便如有所失。後來二人一同上學堂，同來同往同起同坐，關係日漸親密。那學堂中都是賈族子弟和親戚家的子姪，因此不免龍蛇混雜。自從秦鐘和賈寶玉來了以後，衆人見秦鐘靦腆溫柔，未語先紅，怯怯羞羞，有女兒之風；賈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，賠身下氣，性情體貼，話語纏綿；因他二人這麼親厚，因此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，背地裡你言我語，詬誶謠諑，佈滿書房。同學之中又有兩個多情的男生，因爲生得斌媚風流，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，一個叫香憐，一個叫玉愛。秦鐘和賈寶玉來了以後，見了他兩個，不免繾綣羨愛，香憐玉愛二人也留情於秦鐘和賈寶玉。因此，四人心中雖有情意，只未發出。每日，一入學堂，四處各坐，卻八目勾留，或設言託意，或詠桑寓柳，遙以心照。不料，卻被幾個同學看出形景來，都背後擠眉弄眼，或咳嗽揚聲，後來竟引起一場學堂風波。（紅樓夢第九回）

有一回，賈寶玉和薛蟠（薛寶釵之兄）、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及戲班唱小旦的蔣玉函（琪官）在馮紫英家喝酒玩樂。喝到半席時，賈寶玉出席解手，蔣玉函隨著出來，二人站在廊簷下。蔣玉函雖爲男兒，因唱小旦且生得嬌美大有女兒之態，賈寶玉見他嫵媚溫柔，心中十分留戀，便緊緊地抓著他的手，說：「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，話如今馳天下，可惜我獨無緣一見！」蔣玉函笑道：「就是我的

小名。」寶玉一聽，不覺欣然，跌足笑道：「有幸，有幸！果然名不虛傳！今兒初會，卻怎麼樣呢？」想了一想，向袖中取出扇子，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給琪官道：「微物不堪，略表今日之誼。」琪官接了，撩衣將繫小衣兒的一條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大紅汗巾子解下來，送給寶玉。寶玉喜不自禁地接了，將自己一條松花巾解下來送給琪官。二人剛各自把汗巾束好，只聽一聲大叫：「我可拿住了！」只見薛蟠跳出來，拉著二人，道：「放著酒不喝，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？快拿出來我瞧瞧！」二人都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（紅樓夢第二十八回）

秦可卿死後大殯，停靈在鐵檻寺，設香壇作佛事，王熙鳳帶著賈寶玉和秦鐘到離鐵檻寺不遠的饅頭庵歇息。秦鐘趁夜黑無人，到後頭房裡找智能兒（饅頭庵主持靜虛的女徒弟），只見智能兒獨自在那裡洗碗，秦鐘便摟著親嘴。智能兒急的跺腳，說：「這是做什麼！」就要叫喚。秦鐘道：「好妹妹，我要急死了，妳今兒再不依我，我就死在這裡！」說著，一口吹了燈，滿屋漆黑，將智能兒抱到炕上，那智能兒百般的掙扎不起來，又不好嚷，不知怎麼樣就把中衣兒解下來了。這才剛入港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猛然間，一個人從身後冒冒失失的按住，也不出聲。二人嚇得魂飛魄散。只聽嗤的一笑，這才知是賈寶玉。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：「這算什麼！」寶玉道：「你倒不依？咱們就嚷出來。」羞的智能兒趁暗中跑了。寶玉拉著秦鐘出來，道：「你可還強嘴不強？」秦鐘笑道：「好哥哥，你別嚷，你要怎麼樣都可以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會子也不用說，等一會睡下，咎們再慢慢兒的算賬。」曹雪芹描寫到此即止，他接著寫道：卻不知寶玉和秦鐘如何算賬，未見真切，此後疑案，不敢創纂。

由以上情況，我們約略可看出賈寶玉的性心理異常，有著同性戀傾向，他和秦鐘及蔣玉函（琪官）的關係曖昧，但賈寶玉是曹雪芹的化身，同性戀又不見容於社會，因此曹雪芹總是欲裸還掩，點到為止，使他們的關係隱晦不明。

根據性心理學先驅艾里斯的研究，大多數的性心理異常，常表現在青春發動期，其中大部份人是性慾早熟的，且常有一種過度的性審美力量。賈寶玉是一個典型的性慾早熟者，他在十二歲時即作過色情夢有夢遺（Nocturnal emission）現象並且有過性行為。據紅樓夢第五回，賈寶玉夢見其兄嫂秦可卿作起兒女之事，二人柔情繾綣，軟語溫存，難解難分。及至驚醒時，襲人過來給他緊褲帶時，剛伸手至大腿處，只覺冰冷粘濕的一片，嚇得忙褪手回來，問：「是怎麼了？」寶玉紅了臉，把她的手一捻。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，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，見此光景便覺察了一半。賈寶玉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千萬別告訴人。」襲人含著羞悄悄的笑問道：「那是那裡流出來的？」寶玉只管紅著臉，不言語，過了一會兒，才把夢中的事情告訴襲人。說到雲雨私情，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。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，遂強拉襲人同領夢中雲雨之事（紅樓夢第六回）。

賈寶玉具有過度的性審美力量，他鍾情於蔣玉函是因蔣玉函嫵媚溫柔，愛戀秦鐘是因秦鐘靦腆溫柔，未語先紅，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。他不滿足於林黛玉、薛寶釵、襲人等異性之柔媚姣俏，因而尋求另一層次的性美。

根據艾里斯觀察同性戀者的性滿足方法，約有百分之二十從沒有任何性關係，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其關係不超過親密的摸觸，頂多是互相手淫。其他，有以腿互相緊夾的，有以嘴與陽具相接觸的，至於賈寶玉和秦鐘是以何種方法，則誠如曹雪芹所言：此係疑案，不敢創纂。

同性戀之傾向有輕重之別，重者對異性毫無興趣，只對同性有興趣；輕者，對異性有興趣，可以結婚、生子女，但仍有同性戀的傾向。賈寶玉應是具有輕的同性戀傾向。

精神分裂症

賈寶玉有精神分裂病（schizophrenia），主要症狀包括思考、知覺、情感、病識感及動作行為障礙，其精神活動與現實（reality）會脫節現象，且呈現人格崩潰之狀態。

㈠記憶障碍（Disorder of memory）：賈寶玉初次看見林黛玉時，笑道：「這個妹妹，我曾見過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又胡說了。你幾時見過？」寶玉說：「雖沒見過，卻看著面善，心裏倒像是舊相識，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。」（紅樓夢第三回）。

賈寶玉在此之前並未見過林黛玉，可是一見到，就認定曾見過她，這是一種歪曲變質的記憶，稱為記憶改變症（Paramnesia）。

又根據紅樓夢第九十九回，賈寶玉發了幾次瘋病後，薛寶釵和他談論起書本內容，較常見的尚勉強可記憶，若論靈機兒，已大不似以前，連他自己也不解。

㈡知覺障碍（Disorder of

perception)：當紫鵑騙賈寶玉說林黛玉要回蘇州去，賈寶玉聽了，如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，人變得獃獃的，一頭熱汗，滿臉紫脹，晴雯連忙拉他的手，一直到怡紅院，這時不僅發熱，且兩個眼珠兒直直的，口角邊津液流出，皆不知覺。給他個枕頭，他們睡下；扶他起來，他便坐著；倒了茶來，他便吃茶。當用力在人中上陷壓得指印如許來深時，竟也不覺疼。直到見著了紫鵑才「嗳呀」一聲哭了出來，一把拉住紫鵑，死也不放，說：「要去連我也帶去！」這時，林之孝家的來探望，他聽見了一個「林」字，便滿床鬧起來說：「了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接她來了，快打出去。」接著他又一眼看見十錦隔子上陳設的一隻西洋輪船，便指著亂說：「那不是接她的船來了嗎？灣在那裡呢！」賈母忙命拿下來，襲人忙拿下來。他伸手要，襲人遞過去，他便掖在棉被中，笑道：「這可去不成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死拉著紫鵑不放（第五十七回）。由此段病史，可發覺賈寶玉有視錯覺（ Illusion ），他的感覺器官受到外界之刺激，在把此感受傳至大腦後，判斷不正確，產生錯誤的結論，卻信以爲眞。

賈寶玉又有聽幻覺（ ausitory hallucination ），根據紅樓夢第一百零八回，襲人陪同賈寶玉走過瀟湘館，賈寶玉直往前急走，襲人只得趕上」見他站著，似有所見，如有所聞，便道：「你聽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瀟湘館有人住嗎？」襲人道：「大約沒有人吧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，怎麼沒有人？」襲人道：「是你疑心，平常你到這裡，常聽見林姑娘傷心，所以如今還是那樣。」寶玉不信，還要聽去。事實上林黛玉已死，瀟湘館已人去樓空，根本沒有啼哭聲，賈寶玉卻聽到有人在內啼哭，這是一種在沒有刺激而中樞神經卻感受到刺激之存在的幻覺，是一種比較嚴重的知覺障礙。

賈寶玉結婚那天，登堂行禮畢，被送入洞房。他上前揭了新娘的蓋頭，寶玉睜眼一看，好像是寶釵，心中不信，自己一手持燈，一手擦眼一看，竟是寶釵，只見她盛粧艷服，豐肩軟體，論雅淡，似荷粉露垂；看嬌羞，眞是杏花烟潤。寶玉發了一回怔，自己以爲是在夢中，呆呆的只管站著，衆人接過燈去，扶著坐下，兩眼直視，半語全無。寶玉定了一回神，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，便輕輕的叫襲人道：「我是那裡呢？這不是做夢嗎？」又悄悄的拿手指道：「坐在那裡的這一位美人兒是誰？」襲人握了自己的嘴，笑的說不出話來，半日才說道：「那是新娶的二奶奶。」寶玉又道：「好糊塗！你說『二奶奶』到底是誰？」襲人道：「寶釵姑娘」寶玉道：「林姑娘呢？」襲人道：「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，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剛才看見林姑娘了，還有雪雁呢。怎麼說沒有？」賈寶玉本來原有昏憒的病，這會兒更加糊塗的厲害了（紅樓夢第九十七回）。這是對外界之眞實狀況的感覺發生障礙，稱爲失眞感（ Derealization ），他覺得四週環境不是眞實的，彷彿在夢境。

㈢思考障碍（ Disorder of thinking ）：賈寶玉有極端的自閉性思考（ Autistic thought ），有一天午後，賈寶玉睡了午覺起來，拿著一本書是古樂府，隨手翻來，正看見曹孟德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一首，不覺刺心。因此放下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時，卻是晉文，翻了一頁，忽然把書掩上，托著腮，只管癡癡的坐著。襲人倒了茶來，見這般光景，便道：「你爲什麼又不看了？」寶玉也不答言，接過茶來，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襲人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忽見賈寶玉站了起來，嘴裡咕噥咕噥的說道：「放一個『放浪形骸之外』」襲人聽了，又好笑，又不敢問他。（紅樓夢第八十一回）

妙玉被劫之後，賈寶玉獨自一個想道：「當日園中何等熱鬧！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她一塵不染，是保得住的了，豈知風波頓起，比林妹妹死的更奇。」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來，想到莊子土的話，虛無縹渺，人生在世，難免風流雲散！不覺的大哭起來。襲人和寶釵見狀百般溫柔解勸，怎奈寶玉抑鬱不解，又覺精神恍惚。

賈寶玉時常這樣地在自己天地裡思考，有時自言自語，有時心不在焉，有著自閉性思考的傾向。

此外，他又有思考進行障礙，他在失去通靈寶玉後，終日懶怠走動，說話也糊塗了，有人叫他去向賈母請安，他便去；沒人叫他，他也不動。每天吃飯，端到面前便吃，不來也不要。過了幾日，元妃（賈元春）停靈寢廟，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。賈寶玉卻一日呆似一日，也不發燒，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說話都無頭緒，問他那裡不舒服，寶玉也不說出來。平常賈母問他的話，襲人說一句，他說一句，大不似往常，直像是個傻子（紅樓夢第九十五回）。這顯示他有思考進行障礙，由一意念到另一意念之間，毫無邏輯性連貫，結果所說的話，別人根本無法了解，給人的感覺是語無倫次（ incoherence ）。

㈣感情障碍（ Disorder of affection ）：賈寶玉發病時感情表現不適當，他所表現的情感與講話的內容或情況不符合。

一、林黛玉死後，賈寶玉想念她，又想到林黛玉的丫環已經雲散，心理悲痛，可是想林黛玉必是離凡返仙去了，因此又高興起來。忽然又聽見

探春出嫁之事，「啊呀」的一聲，又哭倒在炕上。襲人寶釵兩人勸他，他說道：「我是明白，但只是心裡鬧得慌。」

二、王熙鳳病重時，向賈母哭訴，賈母聽得她說的傷心，不免掉下淚來，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大風浪的，心下只知安樂，不知憂慮，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，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，見人哭他就哭。

三、鴛鴦自殺後，寶玉聽見消息，嚇得雙眼直豎，襲人慌忙扶著說道：「你要哭就哭，別　著氣。」寶玉死命的才哭出來，心想「鴛鴦這樣一個人，偏又這樣死法！」想了想又喜歡起來。

這種情況嚴重時，賈寶玉會莫名其妙的自己一人笑了起來，稱爲痴笑（Sily laughter），例如：

一、賈寶玉失玉後一日呆似一日，說話都無頭諸，賈母來探視說：「我的兒，我打量你怎麼病著，故此過來瞧你。今你依舊的模樣兒，我的心放了好些。」王夫人（賈寶玉之母）也自然是寬心的。但寶玉並不回答，只管嘻嘻的笑。賈母愈看愈疑，便說：「我才進來看時，不見有什麼病；如今細細一瞧，這病果然不輕，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！賈母便叫人「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裏去。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，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。」寶玉聽了，總不言語，只是傻笑。

二、賈政要看賈寶玉的病情，賈母叫襲人扶了寶玉來。寶玉見了他父親，襲人叫他請安，他便請了個安，賈政見他臉面很瘦，目光無神，大有瘋傻之狀，便叫人扶了進去，寶玉即昏昏沈沈的睡去。而後林黛玉曉得賈寶玉與薛寶釵的婚事，一時迷迷痴痴地來找賈寶玉問話，走進房後，看見寶玉在那裡坐著，也不起身讓坐，只是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瞧著寶玉笑。兩個人也不問好，也不說話，也無推讓，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。

三、賈寶玉自從知道甄寶玉來京，朝夕盼望，今兒見面，原想得一知己，豈知談了半天，竟有些不容，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語也不笑，只管發怔。寶釵便問：「那甄寶玉果然像你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相貌倒還是一樣的，只是言談間看起來，不過也是個祿蠹。他說了半天，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，不過說些什麼『文章經濟』，又說什麼『爲忠爲孝』。這樣人可不是祿蠹嗎？」寶釵見他又說獃話，便說道：「人家這話也是正理，做了一個男人，原該要立身揚名的。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？不說自己沒有剛烈，倒說人家是祿蠹！」

賈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，甚不耐煩，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，心中更加不樂，悶悶昏昏，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，並不言語，只是傻笑，寶釵不知，只道自己的話錯了。豈知那日便有發獃，襲人等　他，也不言語。過了一夜，次日起來，只是獃獃的，竟有前番病的樣子。過了起天，賈寶玉更糊塗了，甚至於飯食不進，大家著急起來。

四、林黛玉死後，靈柩要扶回江南，賈寶玉看到了並不傷心落淚；見到紫鵑痛哭也不去勸慰，反而　著她笑。這是明顯的情感表現不適當，在心裡很悲哀難過時，臉笑却反露出笑容。

五、惜春準備出家修行，紫鵑要求跟著她去，說：「我伏待林姑娘黛玉一場，林姑娘待我，實在是恩重如山，無以可報。她死了，我恨不跟了她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，伏待姑娘一輩子。」賈寶玉聽到這裡想起黛玉，一陣心酸，眼淚早下來了。衆人才要問他時，他又哈哈的大笑。

㈤病識感障礙（Disorder of insight　）：對自己是否有精神疾患，或心理問題，發生的因素爲何，缺乏病識感，稱爲病識感障礙。

賈寶玉聽說林黛玉要回蘇州，一時瘋瘋傻傻，待服了藥，漸次好了起來。史湘雲過來探望他，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給他聽，賈寶玉竟是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發作，如今聽人說，還不相信呢？（紅樓夢第五十七回）

以後數次發病，漸恢復過來時，賈寶玉只感覺智力不如從前，但並未意識到自己的精神病。

賈寶玉在失玉後，日漸糊塗，最後飯食不進，有時甚至人事不醒，牙關索閉，脈息全無，用手在心窩中一摸，尚有溫熱。他在迷迷糊糊中夢見了和尚帶領他神遊虛幻，了悟世上情緣都是魔障。一醒過來，他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一想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是了！是了」

他病後，雖精神日長，但念頭越發奇僻，竟換了一種：不但厭棄功名任進，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。

漫揾英雄淚，相離處士家，謝慈悲，剃度在蓮台下。沒緣法，轉眼分離乍。赤條條，來去無牽掛。那裡討煙蓑雨笠捲單行？一任倘佯鞋破缽隨緣化！

賈寶玉極贊賞這一首戲詞，對依皈宗教早就有潛在的傾性。在下場參加考試後，和賈蘭（賈寶玉之侄兒）一同交卷，一同出來，在龍門口一擠，就走失了。後來才知道他是勘破世情遁入空門。

按理，人在遍歷飲饌聲色，遭逢人世悲歡離合之後，常將心靈皈依宗教，此事古今中外不乏其例。不過，賈寶玉勘破世情遁入空門，除了心靈依托外，對其精神分裂症之療治不無俾益。